

# 诗歌创作的时代特征与审美表达

汤文华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西咸新区 712046)

**摘要:**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决定了诗人的歌吟从来都与时代紧密相关。清楚地把握时代特征,才能写出反映时代变化、顺应时代呼唤、张扬时代精神的作品,才能成为杰出的诗人。诗人处在诗意地活着的“文学态”,具备智慧的潜质、悟性,通过想象创造性地创设意象,并借助多种途径提升诗歌的意境,达到审美的表达,带给人美的享受。

**关键词:**诗歌创作;时代特征;审美表达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20-SY035-(2021)01-005

作品与时代、审美与表达的关系,是一个贯穿中国文学史始终的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唐代白居易更是明确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现代,国学大师吴宓先生对于诗歌的使命有了更加前卫的解释,他说:“凡为文学,皆循进化变迁之轨辙,即诗之一道,欲工其切,必与其时代之国势民情,诸方呼应乃可。故居今日作诗,非洞世界大势,既中国近数十年来之掌故,而以新理想、新事物,熔铸于旧风格,往见心劳日积而已。”<sup>[1]</sup>一位杰出的诗人,必然要清楚地把握时代的特征,才能写出反映时代变化、顺应时代呼唤、张扬时代精神的作品。

## 一、伟大时代呼唤伟大作品

英国现代主义大师艾略特说:“伟大的诗人,在写自己本人的过程中,也就写了他的时代。”<sup>[2]</sup>诗人与时代的关系,首先是创作的站位问题,也就是以怎样的立场和情感去看待自己所处的时代,这就要求诗人自觉把握时代特征,勇于担当时代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庄严责任,从而创作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民族、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当今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是诗歌创作的崇高使命。

那么,我们的时代都有哪些特征呢?党的十九

大报告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从历史、国家、人民、民族、世界等多维宏大视野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质内容和重大意义,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宏伟图景。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一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一个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一个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

这些时代特征,决定了诗歌创作的题材选择,要求我们的诗歌创作必须以反映新时代为主体,始终把握好“写什么”这个使命;这些时代特征,决定了诗歌创作的审美风尚,要求我们的创作必须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塑造中国形象,彰显中国情结。我们要善于将具体的形象提升到“中国精神”的高度,把审美的目光投向当下,从而使作品与时代旋律息息相关。

这些时代特征,决定着作品的创新方向,要求我们以创新的姿态进入诗歌创作,不断赋予诗歌以新的生命。正如当代著名评论家谢冕所说:“诗与时代密不可分,杰出的诗人总是时代忠实的见证者和表现者。”这不仅因为诗人从来就是时代的产儿,更因为生活本就是创作的第一源泉。从本质上说,诗歌创作都是以“当代性”作为内涵的。

收稿日期:2020-12-22

作者简介:汤文华(1971—),女,陕西勉县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大学语文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智利诗人聂鲁达说：“诗人的生活必然在他的诗歌中得到反映，这是艺术的规律，也是人生的一条规律。”在某种意义上，诗人的“小我”世界实际上是时代风景的一种折射。因此，当我们即使读到的是诗人抒发个人情怀的作品时，也能够感受到其中或悠远绵长、或激情澎湃的家国情怀。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曹操的“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从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到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从当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人民培养汝，报答立事功”到毛泽东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诗歌与时代的关系，表现为绿叶与根的关系，光与影的关系。诗人“用词句来反映自己的心灵”，但它折射的，始终是时代的光辉。

### （一）诗人总是时代的号角，是时代风气的先知。

传统的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导向的诗论观点里，时代与诗人的关系异常密切，诗人是时代政治与社会的传声筒，他们大声讴歌国家管理者和他们的施政方略，国家的繁荣昌盛、气象万千，百姓的幸福生活和未来憧憬，每一个人都能从这些诗歌里舀取一瓢斗志昂扬、豪情壮志的精神食粮。即使那些感慨世风、鞭挞黑暗势力的诗作，也充满斗争的决心、悲凉慷慨的情绪，从另一个角度感染读者，激发他们的斗志。所以说，诗人总是时代的号角，是时代风气的先知。这是因为诗人的生命自觉。好的诗人，他们的生命既强大又敏感，他们以生命与大地，或者说与人民性、弱者、劳动者、大自然等最密切地交融在一起，因此他们能写出血肉丰满、刻骨铭心、流传千古的优秀作品。好的诗人，不是豢养在某一阶级或用单一视角来旁观或窥视他者或自然的人，所以他们是最能真实地感受时代脉搏的人，是时代的先知。

### （二）诗人又是对自己时代总是不满意的人，他们是精神的“超人”。

诗人不仅只是感知时代风向，他们因为生命自觉而富有民主精神与同情精神，向往着人的更大自由和解放，他们写实又批判，继承又超越，探求诗的本质，文学的本质，表达他们生命自觉的解放精神理想。从这个视角看，优秀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处在立足于时代又拔离、留恋于时代又摒弃、

淹没于时代又抽身的矛盾境地，他们总想摆脱时代的烙印，或者无情嘲笑现实世界，描绘出一幅未来蓝图，建构心中的圣地，美丽的乌托邦。从《诗经·硕鼠》里的奴隶们心向往之的乐国到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从莫尔虚拟的乌托邦到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世界，我们的诗歌史在现实主义与精神解放的道路上参差前进，孰优孰劣，难以厘定。但有一点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诗歌创作离不开时代的投影。

## 二、把握诗意通向诗性的枢机

文学是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文学不反映现实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新时期以来，出现了“自我表现”论、文学主体论、文学本体论、审美反映论等文学理论观，归根结底，这些文学理论观都是对文学反映论的补充和完善，文学反映论贯穿了整个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史。审美反映论是新时期文学理论中影响面广泛、影响时间较长的文学观念，是对文学反映论的超越。将审美引入到文学反映论，是对原来工具论文学反映论的一次极大改进。文学本身就是包含审美的艺术形态，诗歌当然不例外。诗歌创作要反映时代特征，它的表达必然是审美的，这种审美的表达在诗意与诗性的关系上得到反映。如同国画，笔墨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思维方式、哲学视野、审美层次才是更根本的问题。吴冠中曾经说过，如果画家不解决思维问题，那么“笔墨等于零”。据此，可以说，如果诗歌创作不解决审美问题，表现技巧等于零。这就是说，诗歌创作，说到底就是反映美、再现美、创造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诗性是一种智慧，诗意是一种生存。”<sup>[1]</sup>诗性和诗意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范畴。

德国现象学创始人海德格尔曾经引用诗人荷尔德林的句子说：“辛勤地劳作，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里，很明显地将“诗意”看作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其实，早在300多年前，我国清代著名文学理论家袁枚就提出，“所谓诗人者，非必能吟诗也。果能胸臆趋脱，相对温雅，真诗人也。如其胸臆齷齪，相对尘俗，虽终日咬文嚼字，乃非诗人矣。”<sup>[2]</sup>他这里所谓的“诗人”，讲的就是一种享受“诗意”的状态，是生命诗学领域广义的“诗

人”概念。也就是说，诗意是诗人赖以创作的一种审美的通感，是诗人与时代、自然、他者的同情共感，是诗人与他者交融的充实与解放状态。就这一点说，诗人与普通人是一样的，都有强烈的生命意识、时空意识和生存意识。孔子目睹大江东去，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老子望日出日息，感喟“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但他们都没有作出诗来。这种同样的审美通感，被屈原用“望崦嵫而勿迫，恐鹧鸪之先啼”的诗句表达出来了。正因为如此，后来的文论家说到这三个人时，称孔子和老子为“哲诗”，屈原为“诗哲”。意思是说，孔子、老子通过哲学传递人生的“诗意”，而屈原通过诗歌彰显人生的哲学。它在本质上反映的仍然是诗人与时代的关系。

“诗性”是诗人的一种潜质和悟性。它能够将人的审美通感艺术地放大，从而构建起一个想象的世界。例如对于生命的短促，几乎人人都有感觉，但宋代杰出诗人蒋捷却将之自觉地升华到“诗性”的高度，一阕《虞美人·听雨》言尽人生的沉浮悲欢，道尽生命的悄然流逝，概括了人生不同阶段的生命感悟。“少年听雨谯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楼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点滴滴到天明。”读来回环往复，一咏三叠，余音绕梁，遂成千古绝唱。

诗性是诗人的一种创造。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第四维”的写作。它可以将在场的和不在场的、逝去的和既在的、无限的和有限的、无形的和有形的，用粘合、链接、重叠等手段拢于“一瞬”。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在目光延揽眼前物象的同时，流泻出“我就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济世之才的文化自信。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从眼前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说起，思绪追溯到八百多年前的赤壁大战，激情地讴歌“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的青春壮美，忽然又拉回到现实，感叹“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最后升华到人生观的高度，“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样，他就在自己的词作中创造出了一个跨越时空、驰骋情感、叩问心灵的“赤壁”。创造性是诗人最可贵的思维形式。

“诗性”是诗人的一种超现实性想象。几乎所有的诗人的作品都具有超现实的特点，他们凭借丰富的想象，构建超然的世界。什么叫想象？哲学大师张世英说，所谓想象，就是飞离在场。<sup>[5]</sup>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说：“想象是一种变幻莫测的活动。它是一种注定要造就出人的思想对象的妖术，是造就出人所渴求的东西的。”<sup>[6]</sup>在想象的世界里，梦境与现实、幻觉与理想、经验与理性融为一体。这在咏史诗中尤其多见。同样是写赤壁，杜牧的《赤壁》较之苏轼，有着更加旷远的主体联类无穷。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它充满着怀想、假设和诘问，是一次典型的光隧道回溯。赤壁，苏轼可以写出洋洋千言的前后赤壁赋，而杜牧仅仅是绝句一首，就囊括了苏轼的意思。它和杜甫的《蜀相》形成鲜明对照。杜诗重写实，故而被人誉为“诗圣”，他的诗被誉为“诗史”。但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在肯定杜诗“内极才情，外因物理，言必有意，意必由衷”，堪称大家的同时，又指出他的作品缺少想象，说他的诗用“史法”写成，虽然以“逼写见真”，但苦于“逼肖”。<sup>[7]</sup>也就是说，他的诗缺乏近似美或者相似美，太过于生活真实，弱化了艺术真实，从而迷失了“诗性”，使诗歌的“士气大损”。王夫之还就此做了一个推想，说如果把杜甫与李贺放在一起比赛，那么，“杜陵非其匹也”。就此不难看出，想象是“诗性”的翅膀，任何艺术所要构建的，都是一个想象的超现实的世界。

诗性是诗的本质属性，诗意是走向诗性的基础和起点，从诗意到诗性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有一定距离。要想成为一个诗人，必须清醒地、诗意地活着。这种带有普世性质的诗意，即与他者的同情共感，要以诗性的方式进行主体内化，转化为“文学态”（相对于“日常态”），才能成为诗歌作品产生的酵母。“文学态”的诗意是一种情绪，并且是饱满的情绪，厚积薄发的情绪。“文学态”的诗意还是一种审美体验，是创作主体充分调动情感、想象、联想等心理因素，对特定的审美对象进行的审视、体味与理解。经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材料储备和审美经验的积累，艺术的体验和审美发现，创作欲望的萌动和动机的生成三个阶段，

审美体验才算完成,诗人感悟生命,达到精神的超越,产生一种极为强烈的人格、心灵的高峰体验,伟大的作品应运而生。因此,“文学态”是诗意通向诗性的枢机。

### 三、寻找从意象到意境的提升途径

诗人有了饱满的情绪,有了对世界丰富、独特的审美体验,通过什么来进行审美的表达呢?在诗歌创作中,意象和意境是两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是实现审美表达的重要手段。什么是意象呢?东西方文化中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庞德认为:“审美意象是一种在一刹那间表现出来的理性和感性的集合体。”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认为,艺术是情感与意象的真正审美的先验的总和。没有意象的情感是盲目的情感,没有情感的意象是空洞的意象。在他们看来,意象是理性与感性碰撞的爆发。

对于意象的认知,中国人要比西方人早得多,它发端于先秦时期,在南北朝时期达到了成熟并成为诗歌创作理论的基本范畴。哲学家王弼说:“夫象者,出意者也,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sup>[8]</sup>比欧洲人更早地把意象同语言联系在一起。王弼认为,“意”和“象”是互为表里的,象是意的外在表现。如何才能揭示“象”背后的“意”呢?那就是“言”,也就是语言。王弼还认为,“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就是说,只有饱满的形象才能使人获得“意”,而只有优美而又准确的语言,才能使形象立起来;而“意”则是审美的终极目的,一旦获得了意,“象”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由此,理论家们又提出了“得意而忘象”的论断。刘勰将这一概念引进文学审美,提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sup>[9]</sup>把意象提高到完成一篇作品第一的重要地位。依据当代人的话来概括,意象是作者主观情感与客观物像互照时所产生的艺术形象。它源自于客观物像,但已经打上了人的认知印记,被赋予了人的丰富情感和心志,所以又不同于客观物像。

作为诗歌构成的基本单元,意象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在美学层面折射出诗人与时代的关系。每一个时代的诗人,都不断从前人那里汲取意象的精华,唯其如此,“梅兰竹菊”才成为站立在漫长中国诗史上恒久的意象;而每一个时代的诗人

又不断从当代社会生活中撷取崭新的意象,以期实现对生活的审美表达。

象征是意象的本质属性。美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劳·波林认为:“象征的定义可以粗略地说成是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其自身”,“象征意味着既是它所说的,同时又是超过它所说的。”几乎每一个成功诗人都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缔造出许多具有丰富而又深刻内涵的象征体。同样一轮月亮,在李白眼中象征对未来的憧憬或者寄托了浓浓的乡思,在禅学家那里,则代表了清静无为。晚唐诗僧德诚法师(船子和尚)的诗歌:“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这里的月亮,就远了俗尘,变得宁静、清洁,成为心灵参禅的载体。

所指的多重性是意象的重要特征。每一个意象,一旦引入诗歌创作,往往具有多重喻义,而不是单一的象征体。对此,钱锺书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他举李白的诗为例,说,李太白在《赠横山周处士》一诗中写自己看山水的心境是:“当其得意时,心与天壤俱。闲云随舒卷,安识身有无。”然而,当诗人的心境不好时,物象也随之改变了颜色。这充分说明,喻义的多重性给予不同读者截然不同的审美感受。所以,看一首诗好不好,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这里强调的是“匠心”,是主体认知,然后才是“窥”,也就是观看,然后才能进入“运斤”,进入创作过程,很明确很科学地道明了创作的三段进程。

哲理性是意象的思想承载。歌德说:“想象不断地愈吸收感觉的养料,就愈加有吸引力,它愈和理性结合,就愈高贵,就到了极境,就出现了真正的诗,也就是真正的哲学。”尽管在德国古典哲学家那里,黑格尔排斥诗歌的哲理性,但中外文学史证明,哲理性是诗歌的最高境界。

意象只是构成诗歌的基本单元,如果没有主体的遴选、排列、组合,它只是一堆材料。只有在创作实践中熔铸了诗人强烈的时代意识、审美知觉、生命体验,意象才可能提升为意境。所谓意境,指抒情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意境是由若干意象构成的形象体系,是以整体形象出现的文学形

象的高级形态。

意境是一种时代的俯瞰。唐代诗人王昌龄《诗格》论诗有三境，他说：“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用我们今天美学的行话来说，叫做审美判断，也就是进入了理性阶段，超越了现实物象而抽象到艺术的高度。在王昌龄的审美视域中，审美判断必须经过“物境”和“情境”这两个不可或缺的逻辑环节。“物境”和“情境”作为人“此在”的绽出历程，每一个阶段都同时代旋律、时代精神和时代主题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不可设想，没有安史之乱，杜甫能写出千古绝唱“三吏”“三别”；没有救亡图存的抗击战争，辛弃疾能发出“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长啸，岳飞能写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悲壮歌吟；没有经历过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浴血奋战，毛泽东能写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放咏颂。因而，意境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抽象物，它是诗人回应生活的时代心声，是“我在我思”的艺术结晶，是密林中光可照下的澄明之境。

意境是一种言外之意的寻觅。宋代诗人梅尧臣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之矣。”在自己的意象丛林中饱含“不尽之意，言外之意”，于虚实相映中追求高境，是诗人实现审美表达的重要途径。意境是一种超然象外的物我移情。庄子在《应帝王》篇中说：“体尽无穷而游无朕”。“朕”，在先秦文献中解为“我”。在庄子看来，人与自然从来就

是宇宙中的统一体，因此，人在审美实践中，“而未始出于非人”，即宇宙与人为一体，人从来就没有将自己置于与自然对立的状态。由此他又认为，“人（伏羲氏）在悠然自得时，以己为马，以己为牛。”这里提出了审美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就是移情，即将主体感觉移到外物上。在这种物我为一的状态中，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即“无朕”，是无我、无形、无迹之意，即在一种“超以象外”的生命律动（如阴阳、虚实）中，体味到生命的本真状态，是一种生命的形而上境界。诗人只有到了这个高度，才真正摆脱了具象的束缚而进入到了超现实的审美极境。这样的诗歌，才能带给人以美的享受。

#### 参考文献

- [1]吴宓.吴宓诗话·余生随笔[M].商务印书馆.2005.5.
- [2](英)T.S.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4.
- [3]王充闾.诗外文章[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10.
- [4]傅道彬,于蓓.文学是什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0.
- [5]张世英.张世英文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8
- [6]让-保罗·萨特.想象心理学[M].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5.
- [7](清)王夫之著,戴鸿森注.姜斋诗话[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
- [8](魏)王弼撰,楼宇烈校释.周易注(附周易略例)[M].中华书局.2011.6.
- [9]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中华书局.1988.12.

[责任编辑 任小赛]

##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esthetic Expression of Poetry Creation

TANG Wen-hua

(Xianyang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Xi-xian New Distract, Shaanxi 712046)

**Abstract:** Sociality,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human being, determines that the poet's creation has alway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imes. Only by clearly grasping the era features can we create poems that reflect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conform to the call of the times, an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become outstanding poets. The poet is in the poetic "literary state", with the potential of wisdom, understanding, creative production of images through imagination, and through various ways to enhance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poetry, to achieve aesthetic expression.

**Key words:** poetry creation, era feature, aesthetic expression